

岁月悠悠

# 小卖部

■王卫文

在我成长的记忆中有这样一间小卖部,使我回想起好多有趣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北边的家属区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卖部。

小卖部的门朝南,灰色木门上常年开着一扇气窗,木门上装有一把普通的“司别另锁”,门框的右上角“横立”出一块涂有白色油漆的板条,板条两面用黑体字写着“小卖部”。门的左边有一扇方向朝外开的木窗,木窗里边有窗销、窗勾。

小卖部每天早上8点开门,下午4点打烊,礼拜天休息。

在那物资匮乏时期,孩子们很少有“零用钱”,母亲疼爱我们,时不时会给我们一点学习上的“奖励”,所以我们兄妹三人还存有点钱。我大哥从小就喜欢动手自己做东西,他会把存的钱都拿去买飞机模型。记得那时候礼拜天吃完午饭,他拉着我乘6路公交车到海宁路,沿着四川北路,来到南京东路,顺着马路一直走到南京西路上那家很小的专卖门店买他喜爱的飞机模型,再原路返回,到家总是天都快黑了。

我的小妹有一个石膏做的储钱罐,她每次会把“零用钱”存进去,等存满后拿出来买她最喜欢的糖果,然后剥下五颜六色漂亮的糖纸头,把每张糖纸头整整齐齐铺平夹在书里形成一本“集邮册”。

我的“零用钱”都用在买零食和买学习用品上了。那时候总感到肚子容易饿,还有就是铅笔、橡皮、刀片和塑尺不是搞坏就是丢失,所以小卖部就成为了我经常要去的地方。

走进小卖部,朝北的墙面上有一扇窗,地上是毛糙的水泥地,墙顶是日光灯照明。东面墙上挂有一个圆形的挂钟,玻璃柜台成L形,在柜台的堵头有一块可以上下掀开的木板,营业员从那里可以走进柜台。柜台后面是一排落地玻璃柜,上面摆着日常用品,有铁壳热水瓶,床上用品,小百货等,北面墙上还有一扇小门里面是仓库,整个面积也就二十多平方。

小卖部的日用品不是想象中那样多,主要提供糕点食品,油盐酱醋没有卖的,酒也没有,难得有几款香烟出售。玻璃柜里面有三层玻璃隔板,白色长方形的搪瓷盘放着各种糕点:有褐色花边小蛋糕、有堆成小山式的脆麻花、有用彩色纸包裹的圆形面包,还有上海本地产的核桃云片糕桃酥饼,那时候的价格也就是4到8分钱一个。

有时候,我会和同学一起去,大

家分着买糕点,这样就可以尝到各种口味的点心,但有时也会为买啥糕点争论不休,钱不够的时候甚至只买一个掰开大家分着吃。

柜台有一头是专门摆放学习用品的“专柜”,有带橡皮头的彩色铅笔、卷笔刀、三角尺,还有各种各样的写字簿、练习本、毛笔砚台。对我来说平时学习用品损耗太多,只能经常去买。

有一次我发现文具柜台里有一个圆规,金属的质感、多用途的功能吸引了我,特别是装圆规的抽拉式小纸盒显得精致,一看价格要1.2元,我下决心要买,接下来好长时间没有买糕点吃,一点点攒钱终于得到了。

柜台上还放着一排大口玻璃瓶,里面放着各种糖果、饼干、山楂片、坚果等,鱼皮花生、五香豆、盐津枣等都事先包成小三角包放在大口瓶里,五香豆、盐津枣都是五分钱一包,最贵的是鱼皮花生每包要卖一角钱,什锦糖果里硬糖比较多,仔细找也看不到一颗大白兔奶糖。

柜台上的大口瓶中还可以买到零拷的牡丹雪花膏、发蜡,蛤蚧油冬天特别好卖。春节来临,会有少量的年货供应,如红枣、金针木耳、花生、糖年糕。夏天,每天都有棒冰,装在一个竹壳平口保温瓶里,当天就能卖光。到了秋天,会有几条棉花胎出售,为过冬增添点防寒物品。

有一回我去买学习用品,来到小卖部,忽然发现钱不见了。我把身上所有衣裤口袋都翻遍,没有!急得我直跺脚,这可是我存了好久,还特意和母亲用零碎的钱换的一张伍角的“大票”。

我顺着来时的路线仔细寻找,路边、花草中、排水沟里都没有,会丢到哪里去了呢?愁得我啥事都不想做。晚上睡觉脱衣服,手无意中摸了一下小短裤后面的口袋感到有东西,掏出来一看正是那“失踪”一天的伍角钱,原来是前天晚上自己放在小口袋里忘记了,开心得我直傻笑。

营业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不知道他姓什么,矮矮的个子,消瘦的脸膛,头发已经见白,戴一副深度眼镜,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两只手臂上始终戴一副花布袖套,说一口浦东上海话。

老伯很勤快,动作麻利,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经常看到他一把台秤重量刻度定位好,在托盘上垫一张牛皮纸,然后用铲子把五香豆、鱼皮花生一包包称好,动作熟练地包成三角包。

每个月末,小店都要盘货清点,能看到老伯摆在算盘上的右手五指熟练地在算盘上“飞舞”,算珠的碰撞能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左手则拿着笔不停在纸上书写数目,着实好功底。

长大了,进入中学,去的机会少了,渐渐的,小卖部随着岁月淡出我的生活。

生活故事

# 纳凉

■耿勇文

夏日,阳光总是热情火辣得有些灼人。

白天,树荫下像避风港,凉风习习让汗水放缓淫浸,冲淡了肆无忌惮的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

夕阳,吐尽最后热量,天空拉上黑沉沉的幕帘,月亮露出秀美的脸庞,人们才纷纷出户兜圈、跳舞、嘻闹,尽情渲泄着,奔放着,让筋骨舒展,让汗水尽情冲开闸门,欢唱着带走多余的盐分。

然后舒坦回家冲个澡,看电视,上上网,享受空调带来的那份清凉。

躺在竹椅上,手拿芭蕉扇,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着旋律虽不够舒缓优美,却令人精神亢奋的歌曲,悠闲地等着时有时无的“穿堂风”的纳凉,似乎已成为记忆中遥远的残片,封存在怀旧的情感里。

幼年纳凉的记忆是残缺的,也是温馨的。在妹妹蹒跚学步的那些酷暑夜晚,没有电扇,消暑纳凉的凉风来自母亲手上那把芭蕉扇。

入夜,芭蕉扇下的凉风徐徐催我们入梦。母亲人累手酸,稍停片刻,我们便翻“烧饼”似的难以入眠。不知多少回,我总在熟睡中被母亲突然碰醒,醒来发现母亲总是侧卧着,用手中的芭蕉扇不停地为我们扇着,实在困了,打盹儿,一清醒,赶紧又扇起来。我们睡姿不好,相互挤压时,母

亲温柔的手总是轻轻地抬放着我们的小腿小胳膊。

那些日子,人们不惜流汗与它抗争,但日子过得难以从容,在大自然的烈日炎炎面前,人总是急促和茫然。在我读初中时,总算家家陆续有了电扇,但家乡属内陆城市,盛夏之夜除偶尔有点雷阵雨,通常无风,能给人带来凉爽幻觉的树梢更是“定力”十足,纹丝不动。闷热,如同身置“蒸笼”中,电扇送出的风让人烦躁难以消汗。

捱过烈日炙热,太阳西下,家家户户便在门前或不远处,找个地方,用井水或自来水,先泼上几遍,让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地面上的“热量”蒸发一下,然后放上竹制凉床。没条件的或家中凉床不够的,大都卷个草席,带个枕头毛巾被,铺在人行道、楼顶平台上甚至大院大门边上,反正哪里有一丝凉风,哪里惬意便睡在哪里。

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纳凉总少不了降温的瓜果,张家拿出从井中浸放的冰西瓜,红瓢黑籽,李家便会端来绿豆汤,珠圆玉润……当然小伙伴手上最多的还是自制的炒西瓜子,吃着、磕着、聊着、笑着。各家的家境其实都差不多,无富可仇,无贫可嫌,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如别人家放好小椅桌,纳着凉开晚饭,正巧你尚未用餐,主人会热情加双碗筷,盛碗绿豆稀饭,客人也不客气,更不会拘谨,如同家人般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梧桐树下,马路边的人行道最受欢迎。凉床、草席相连如同曹操率八十万水军,船头连着船尾,浩浩荡荡。蒲扇、说笑、咳嗽、拍蚊声、劣质

烟草味……大人小孩或坐或卧,说笑着聊着天,说到兴奋之时,你用芭蕉“扇”我一下,我用胳膊角“顶”你一下,谁也不介意,谁也不上心。纳凉是从不寂寞的。即便偶尔片刻,身边没有小伙伴,独自一人躺在凉床,面向天空,总有星星作伴。童年里的北斗星、牛郎星织女星总会在这个时间出现。每每此时,好像星星也怕我孤单似的,银河系的繁星争相闪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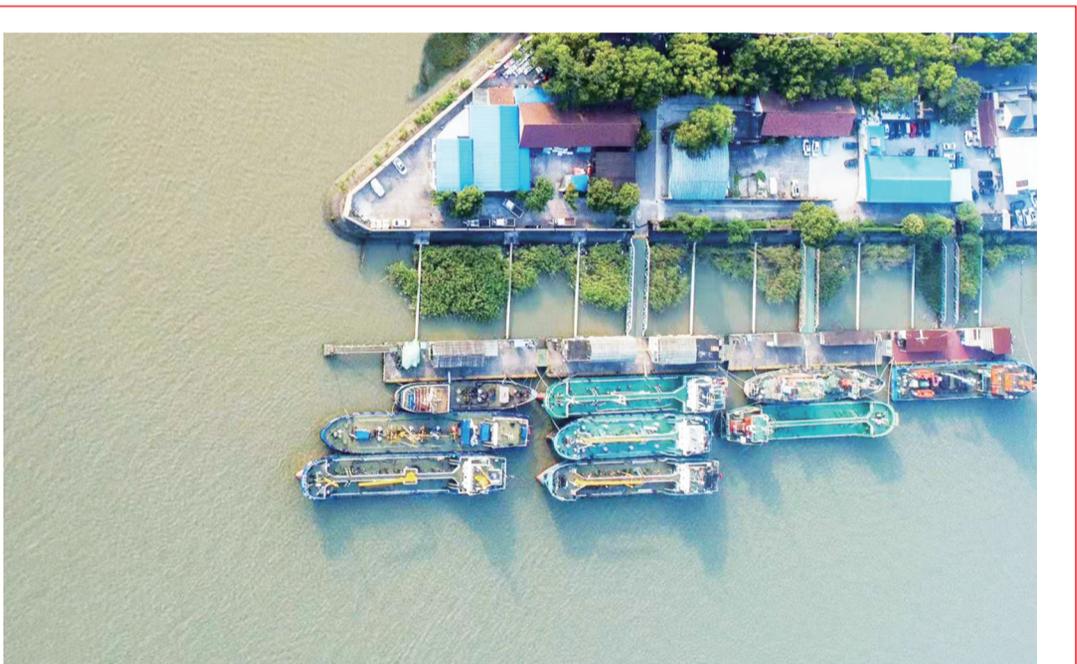
夜深了,拉家常的声音渐渐淡了,蒲扇的拍打声也稀疏了,四周充斥着鼾声、鼻息声、梦呓声、磨牙声……天不分方圆,地不分南北,床席不分你家我家,小伙伴们常在哪聊,便在哪睡。第二天早上醒来,谁家的床席谁收拾,谁也不会有怨言,因为“都是家门口的”。

在天当被地当床的空旷中醒来,透过微风摇曳的枝叶间隙,在夜幕退去的远方,朝霞透出金色微光,洒满了半个天空,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不觉中一种全新的力量生发出来。

读高中时,觉得自己“成熟”了,全身上下已蓄积了青春的能量,微微有些茬感的胡须,让我与童真的纳凉大军告别了。

我们几个要好的男生,走进当年曹操点将台明孝寺高高厚城墙下的冷饮店,买上一些刨冰酸梅汤,围桌而坐高谈阔论。人大方觉家小,欲飞才知天阔,无暇顾及自知之明,远大志向似阵阵热浪在心中涌动,总想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世界。

转眼,离乡戎装近四十年。时过境迁,许多人和事都淡忘了。唯有纳凉,像家乡浓墨重彩的符号,如萤火虫一般,常在心底闪现。



杨浦滨江一角 ■陈明松

生活故事

# 来自孙子的“挑战”

■赵荣照文

老汉我今年七十了,膝下有一个读小学四年级的孙子,小名元元,长得虎头虎脑的,喜得让我看不够。但他学习上不上心,平时纵情于电脑或手机的游戏,分心于与小区顽童的玩耍,颇让我闹心。

去年寒假的一天,我督促他做作业,他突然发奇想地问我:“爷爷,你知道我最怕的是哪两件事吗?”我一怔,一时还真答不上来。好在他没等我开口,随即自我答道:“一怕读书,二怕睡觉。”孩子这样的自问自答既让我暗自

发笑,又让我对孩子这等反感读书揪心不已。

想不到时隔半年后,孩子放暑假的第一天,奇迹发生了。

按往年的习惯,每当孙子放暑假或寒假,我或他奶奶总得把孩子带到我市光新村的家,住上一段日子。孩子也乐见其成,一来爷爷奶奶特宠他;二来这里毗邻森林公园,可让他尽情地撒野。

这天下午,我和老伴专程来到沪闵路光华园的儿子家,接孩子到爷爷这儿住几天。孩子他爸把孩子在假期里要做的作业本、换洗的衣服等备好

后,驱车向远在四五十公里以外,地处中原地区的市光新村进发。车在高速路上奔驰,两旁错落有致的高层建筑快速地后移着。

一向爱说好动的孙子元元,一反常态,对车窗外的景观不屑一顾,面朝着同座在车后排的我提议:“爷爷,我与你进行‘选字组词’接龙比赛,谁在2分钟内答不上就认输。”我冷不防孙子居然向我发起了文字游戏的“挑战”。好在我自信肚子里还有点儿墨水,不至于丢了做爷爷的“尊严”。我立马说:“好啊,谁先出招?”

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先出,就以‘开始’这个词起步吧。”我回应“始终”;他接“终止”;我接“止步”;他接“步伐”;我接“伐木”;他接“木头”;我接“头脑”;接着他:“脑、脑、脑……脑不出来了。”第一战以他的“卡门”告一

段落。

他不甘示弱,说:“再来过!”我说:“可以!”又是他先出招,他出“上海”;我接“海洋”;他接“洋人”;我接“人民”;他接“民办”;我接“办法”;他接“法律”;我接“律师”;他接“师长”;我接“长幼”;他:“幼、幼、幼……”一时答不上来。我笑着提醒他说:“‘幼’字后面只要加个‘儿’字不就组词成功了嘛?”他用手拍拍自己的脑门子道:“这么简单,我咋没想到!”我忙鼓励他说:“你第二战打了10个来回,比第一战多了3个来回,有进步!”

这时,他小眼珠子骨溜溜一转,笑着征求我意见说:“咱们换成用英文字组词接龙,可好?”我心想,别看他小年纪,心眼怪鬼的,欺我岁数大,记性差,想从英语单词的“对决”中胜我而扳回一局。我明知这是我的“软肋”,但时

下不接招,怕伤及孩子的积极性。于是,我若无其事地回应他:“好吧!”

他抢先出了英文单词“apple”(苹果);我接“eat”(吃);他接“teacher”(教师);我接“rest”(休息);他接“talk”(交谈);我接“keep”(保持);他接“pig”(猪);我接“good”(好);他又“D、D、D……”给卡住了,他万万没想到一头白发的糟老头还这么了得!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头躺倒于后排座椅的沙发上连连说:“不来了,不来了!”就这样来自孙子的“挑战”落下了帷幕。

这场看似短暂而平常的“祖孙对局”,我却把它看作是孙子提前送我的“一份假期大礼”。

可不是吗?它给我打开了一直“揪心”的心结——“挑战”啊,让我欣喜地看到了爱孙元元正从“我厌读”向着“我要读”转化的希望。